#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九十八　九十九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陸伯焜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録監生臣俞錫玉

謄録貢生臣湯逢泰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九十八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三十有二年閏二月按是月戊辰朔己巳集英殿修撰張孝祥知撫州　直寶文閣王佐知吉州

辛未詔諸路常平米並令以新易陳在倉以五年為率如過五年盡數變轉毋得停留失陷官物　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寧武軍承宣使江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

制戚方添差兩浙東路馬步軍副都總管紹興府駐劄

忠訓郎幹辦翰林司曹耘爲閤門祇候耘勛子也

是日金人以熙蘭之兵圍河州彌望蔽野兵械甚設官軍之未得河州也守將温特赫遣食糧軍馳書於臨洮德順以求援爲其吏曹劉浩等十有八人謀匿之不行已而浩等悉來歸及敵兵再至呼於城下曰惟以劉浩等縋城而出乃釋圍浩等射其呼者使去會義軍運砲擊賊衆殺其將一人敵乃小却然亦未退

壬申欽宗虞主還几筵殿上親行安神禮於是自七虞至九虞皆親行之

癸酉修武郎知威州趙迪再任迪普五世孫也四川制置使王剛中言其治狀有方蠻夷畏服乃有是命　是日金人破河州初河既受圍金將温特赫揚言曰河州能為南人死守甚壯今我留此萬一漢軍乘虛入熙則熙又為人有也不如引兵歸援熙耳乃率兵徑去城上士卒伺知之交口相賀守城益怠弛甲以坐是夜人人

困臥城陬漏上敵驅鐵騎擣城斯須城壞州民尚有未知敵至者翌日癸酉敵驅父老嬰孺數萬屠之遷壯者數千隸軍先是宣撫使命惠逢李進等會蕃漢兵援河州逢以兵徒單寡不能支敵乞師者再頃之宣撫使遣將領郭師偉將騎七百為逢聲援師偉未至河州已陷逢屯通會進屯臨洮逢遣人謂曰金今再至是無河州决也吾曹罪在不測不如併力以往猶獲免也進曰敵兵愈前近萬人我以危兵綴之必取辱逢信之因休士

卒進即星夜趨河州後二日逢聞之掩面泣下曰李進誤我進至河州城已陷敵焚蕩除城趾而已敵之屠城也吏曹劉浩與其徒八人遁走得免餘十人被害宣撫使吳璘皆命浩輩以官

甲戌上問宰執以金人消息朱倬曰據報稱葛王又有兄弟爭立之禍則是彼國中多故上曰金王再世篡弒自此必內難未已為之君者不亦難乎倬曰金將有五單于分裂之勢上曰審如是則中國自無事矣　直秘

閤兩浙轉運副使林安宅為尚書户部郎中總領淮東軍馬錢糧　右通奉大夫韓仲通知明州　武功大夫榮州刺史劉澤添差兩浙西路馬步軍副總管常州駐劄澤前棄揚州去至是復之

乙亥詔資政殿學士知太平州湯鵬舉令致仕先是鵬舉言今年七十有四乞依近旨致仕詔鵬舉提舉臨安府洞霄宫殿中侍御史吳芾言鵬舉天姿凶險老而益甚其在當塗妄作威福乃有是命　左朝奉大夫沈介

知永州　入內東頭供奉官賈竑還所寄資爲武義大夫保寧軍承宣使帶御器械　右朝奉大夫新通判建康府陳良弼知信陽軍

丙子上親行卒哭之祭于几筵殿

丁丑金國奉直大夫支邦榮特換左奉議郎邦榮已見紹興三十一年八月壬戌

戊寅上送欽宗虞主于和寧門外奉辭遂祔神主于太廟第十一室以尚書左僕射陳康伯爲禮儀使嗣濮王

士𢃄華容軍節度使居廣純州觀察使居閎為三獻祖宗皆用特羊備樂舞　詔修武郎主管台州崇道觀趙師孟赴行在師孟嘗從胡安國授春秋大旨屏居衡州僧寺幾二十年至是張浚言其才可任事操可律貪乃有是命

辛巳中書言昨金人牒取有親屬在北界命官等當時有心懷忠義不肯從敵藏避之人欲下諸州榜諭許令自陳仍舊出仕從之　資政殿學士知洪州魏良臣言

與江西轉運判官林仲純因職事相失乞回避詔仲純
放罷良臣提舉臨安府洞霄宫
癸未宰執奏事參知政事楊椿留身求去上慰諭不許
先是欽宗神主祔廟而椿以年衰不能久立幾於僵仆
左右掖之而出椿不自安乃丐免於是殿中侍御史吳
芇等相繼論之　詔出浙西江東常平米二萬賜兩淮
為賑濟歸正人之用降授右朝請郎馮榮叔知濠州
左奉議郎李肅知榮州　成忠郎閤門祗候知濠州都

遇添差淮南西路兵馬副都監濠州駐劄　是日正侍大夫宣州觀察使興元府駐劄御前右軍統制楊從儀率諸將攻大散關拔之關之未下也左從政郎都統司幹辦公事朱紱以書遺總領財賦王之望言諸軍鬬志不銳戰心不壯且曰使我力戰就能果立微勞其如賞格當在何處伺候覈實保明申獲宣司総司指揮往返數旬豈能濟急大率目今事勢與前時異不立重賞何以責人于死事乞詳酌事機別與措置畧于川蜀科斂

軍須之費十分之一多與準備賞給錢物近一二百萬自總所移文諸帥多出牓示號令諸軍各使立功以就見賞謂如散關一處設使當初有銀絹一二萬匹兩錢引一二十萬道椿在鳳州宣撫吳公節使姚公明告諸軍遣二三統制官各以其所部全軍一出諭之曰當進而退則坐以軍律進而勝捷能破關險則有此重賞如是而軍不用命敵不破滅無有也之望怒荅書言用兵百三十日糗糧草料銀絹錢引所在委積未嘗乏與累

次喝犒朝廷支賜自是諸軍應報稽緩文字纔到本所立便給散略無留阻散關前攻不下聞自有說不知是險固不可取乎是有可取之理而無銀絹錢引之故士卒不用命乎若可取而士不用命豈計司之責必有任其咎者況聞攻關之日死傷不少則非士卒之不用命矣自來兵家行軍若逗撓無功多是以糧道不繼嫁禍於有司以自解亦未聞以無堆垛賞給為詞者也國家息兵二十年將士不戰竭四川之資以奉之一旦臨敵

更須堆垛銀絹而後可用則軍政可知矣且如向來和
尚原丁劉圈殺金平諸軍大捷近日吳宣撫取方山原
秦州等處王四廂取商虢等州吳四廂取唐鄧州亦不
聞先垛銀絹始能破敵也朝廷賞格甚明本所初無慳
吝如秦州治平之功得宣司關狀即時行下魚關支散
何嘗稍令闕誤兼魚關金帛錢物充滿府藏宣撫不住
關撥豈是無有樁辦耶李晟屯東渭橋無積貲輸糧以
忠義感人卒滅大盜足下以書生為人幕府不能以此

等事規贊主帥而反咎主人以不斂于民豈不異哉九月以後興元一軍已支撥過錢引二十八萬道銀絹二千四兩而糗糧草料與犒設犒賞不與焉亦不為不應付矣若皆及將士豈不可以立功有功當賞而未得者何人也朝廷分司庀職各有所主而于財賄出納為尤嚴經由檢察互相關防所有屢降指揮凡有支費宣司審實總所量度此古今通義而聖朝之明制也足下獨不辨何哉來書謂攻散關時若得銀絹錢引樁在鳳州

而敵不破滅無有也椿在鳳州與在魚關何異方宣撫以攻守之策會問節使時亦不聞以此為言今散關鳳翔未破足下可與軍中議取散關要銀絹錢引若干取鳳翔要若干可以必克本所當一切抱認足下可結罪保明具申當以聞于朝如克敵而賞不行僕之責也若本所抱認而不能克足下當如何絞不敢對至是從儀督同統制田昇等夜引兵攻散關四鼓拔之遂分兵據和尚原金人走寶雞絞眉山人也是役也宣撫司調梁

洋義士萬數授以楮甲使之先登比交鋒官軍先遁義士死者大半西人痛之

甲申淮南轉運副使楊抗罷以右諫議大夫梁仲敏論其因循尸素也　右朝奉郎朱夏卿直徽猷閣主管江州太平興國宮夏卿自淮東總領罷歸乃有是命　右奉議郎知房州司馬倬直秘閣録鄧州之功也　左朝奉郎通判信州陳偏直秘閣知信州偏以薦得召見遂有是命言者論偏頗有吏能褒寵太過詔俟滿歲取旨

丙戌詔賜張浚錢十九萬緡爲沿江諸軍造舟之費初上既還臨安有勸浚求去者浚念舊臣無他在人心尤以巳之去就爲安危乃不敢言去日治府事細大必親焉

秘書省著作佐郎張震言自建炎元年至紹興十二年日歴巳成者五百九十卷多所舛誤而十二年以後迄今所修未成書者至八百三十餘草卷未立傳者七百七人切慮日久益以廢弛望令本監長貳同共修纂正其差誤內因故相所作時政紀所修者並審訂事

實簽貼修改從之　詔唐鄧州進士於襄陽府觧試院併試

戊子上始純吉服　殿中侍御史吳芾論軍中冒濫功賞之弊乞榜諭諸軍應寄名之人盡行銷落詔限一月自陳如違停官編管　官告院言諸軍以戰功遷秩給告者乞並牒軍中拘收綾紙錢詔特免　舊制宗女出適者給資錢有司乏財不以時遣南外宗女有踰四十不嫁者時祖宗八世女但得八十千再行者又減半於

是直敷文閣知南外宗正事子游言今宗女未嫁者歲費錢米一萬一千餘緡而合得嫁資才九千五百緡而已望下福建路漕司以經緫錢借支期以半歲從之

己丑詔免光化軍上供上貢等一年　集英殿修撰知婺州周葵陞敷文閣待制　秘閣修撰知温州徐林充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以年逾七十有請也　廣東轉運判官林孝澤獻助軍錢十五萬緡湖南轉運判官黄績何俌獻四萬緡詔激賞庫收　右諫議

大夫梁仲敏入對論參知政事楊椿輔政期年專務諂諛以奉同列議論政事之際則拱手唯唯既歸私第則酣飲度日以備員保禄爲得計朝廷何賴焉殿中侍御史吳芾言椿自爲侍從已無可稱其在翰苑所爲辭命類皆剽竊前人綴緝以進冒登政府一言無所關納一事無所建明但爲鄉人圖差遣爲知舊干薦舉而已故都人目爲收敕參政又以伴食參政目之去冬讐報初聞有數從官謁椿勉以規畫又以危言動之椿竟不答

但指耳以對蓋椿素有聵疾也親厚有風之使去者椿曰吾爲參政宰相諾吾亦諾宰相拜吾亦拜重聽何傷其貪禄無恥至於如此左正言劉度亦論椿貪懦無恥頃爲湖北憲率以三百千而售一舉狀自爲侍從登政府惟聽兵部親事官及親隨吏貨賂請求望賜罷免以肅中外

辛卯參知政事楊椿充資政殿學士提舉在外宫觀椿爲臺諫所擊四上疏丐免乃有是命　詔宰輔親王近

臣報謝天地宗廟社稷宫觀及諸神用太常少卿王普請也

壬辰上始御正殿　右武大夫和州防禦使江州駐劄御前右軍統制李貴爲江南西路兵馬鈐轄罷從軍

浙西沿海制置使李寶奏膠西立功將士三千五百九十人詔第賞有差于是左從政郎京東招討使主管羽檄軍書文字曹秬特改合入官仍遷三秩秬江陰人也

湖北京西制置使吳拱言西北來歸之人甚衆望權令

踏逐寺觀安泊分給官田貸之牛種權免租稅上從之

癸巳敷文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徐嘉充館伴大金國信使武功大夫吉州刺史權知閤門事孟思恭副之先是北使高忠建等將入境責成禮及新復諸郡此據朱熹撰黄中行狀修入但熹稱責新復四郡則恐誤蓋此時京西淮北陝西新復近二十郡不但海泗唐鄧而已接伴使洪邁移書曰自古以來隣邦往來並用敵禮向者本朝皇帝上爲先帝下爲生靈勉抑尊稱以就和好而岐國無故興師背盟自取夷滅竊聞大金新皇帝有仁厚

愛民之心本朝亟諭將帥止令收復外不許追襲乃蒙
責問首遣信使衆國欣幸無以爲諭但一切之禮難以
復仍舊貫當至臨淮上謁更俟恵顧曲折面聞近例逆
使相見于淮河中流及是見于虹縣之比虞姬墓始抗
禮比錫燕以欽宗喪制未終不用樂　太府少卿總領
四川財賦王之望言于宰執曰伏聞金人改圖願修舊
好遣使叩關將至闕下近陜西偽都統者亦揭榜令其
將士毋得交戰以待講解察其上下之意和議甚切葢

和議不定則必有内憂不獨懼我師之致討而已國家以生靈爲念固應許其自新有如三事所宜審處一正名分二減幣聘三畫疆界竊料金人之議必出兩端一則欲仍用舊儀更增歲幣而以河南故地盡歸本朝一則欲復請侵疆各守舊境而以契丹故事求爲敵國二者皆未可遽也女真本越在遠服貢獻于我海上之盟以契丹之故約爲兄弟契丹既滅便尋釁端以宣和爲渝盟靖康爲失信刼遷二帝淪陷中原聖主中興懷柔

備至而狃于常勝必欲兼并兇力既窮始通和好天子不較稱謂屈已從權者正以强弱之勢有未敵耳其後東昏正隆屢盟屢變至敢傾國大舉直窺濟江其渝盟信視我宣和靖康孰輕孰重我可以爲辭矣今其立者素非人望以孱庸之故得自全于正隆之朝完顏一宗誅屠略盡見在近屬惟有葛王僣盜之謀起于羣下非有受命之符遏亂之略也威福大柄必在權强内外乖爭覆亡可待故即位未幾已有兄弟之變近傳金主詔書兵部尚書

克錫貽武大將軍鄂楞延安府同知李老僧武義將軍千户烏赫哩統軍司令史鄂爾多謀叛伏誅觀其累世骨肉自相剪除此豈安固之基靈長之運哉則强弱之勢與靖康以後事體不侔遠甚若欲通好必尋海上之盟復敵國之禮然後可許名分既正歲幣自輕凡此二事彼必不敢固執唯分畫之議恐費商搉耳大河以南彼知終非所有或當輕以與我而別有所邀然淮漢之北人稀土曠都無險扼汴都殘破徒有虛名雖或得之未易經理發兵戍守少則不足多則不堪措置一

乖腹心罹患此黠敵反覆已試之策而我向來受欺覆車之明戒也豈可保哉厥今天下之勢唯陝西爲可復其地去北最遠控帶江河內有四川爲之根本我已得其十餘州若摧散關鳳翔之衆則其餘風靡矣今日之議設以大河爲界固中國之福猶當深圖利害以救後艱若以此更有邀求豈容墮其姦計彼欲降尊損幣自同契丹而斬吝土疆不肯分割則陝西之地決不可失宜以我所得陳蔡唐許潁嵩洛并他路諸州兩相換易

如尚不可則寧稍增幣期于必從獨留南陽以通武關
若我并梁雍荆揚之區保江漢秦蜀之險平居無事積
糧固圉北雖猖獗亦無能爲若其有釁可乘北方不足
圖也此事至重非片言所决必一再往復而後可了惟
少忍之而已陜西既得則置宣撫司于階成和鳳之間
分布將帥據和尚方山仙人等原以臨制關中各用上
人保其郡邑如熙秦京兆要害之處量出蜀兵戍之使
以其力自叅而不爲蜀累邂逅有警則下甲而出征萬

一不虞則回戈而固守進可逐利退無後憂撫綏數年形勢自壯不煩糧饋不耗金錢唯稍出蜀縑增印錢引以募糴于陜西便足以了辦經費天下之利莫大于此百世之業也之望所言在此月而不得其日今因差館伴附書之書中稱若推散關鳳翔之衆則其餘風靡盖在未復散關之前也

權尚書吏部侍郎汪應辰與權戶部侍郎徐度兩易應辰仍兼權國子祭酒　詔去年十月癸卯所降刼盗一切抵死指揮勿行　右朝奉大夫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鹽公事徐康行尚書戶部員外

郎總領淮東財賦軍馬錢糧　户部郎中總領淮東財賦軍馬錢糧林安宅令赴本部供職

甲午右武大夫元居實爲淮東東路馬步軍副總管揚州駐劄專一招填本路闕額軍兵　右承事郎幹辦行在諸司審計司曹耜爲軍器監主簿耜亦勛子也

乙未右朝請郎知盱眙軍周淙言富察特默奴婢走馬自燕來報契丹侵擾金國等事上謂大臣曰上天悔禍與國相攻今先遣使請和則其國中可卜昔西漢五單

于爭立久之呼韓邪朝于渭上儻舊疆復還得奉祖宗陵寢尤見天意眷顧誠國家之福也陳康伯奏曰頃年金后有云只見漢和番不見番和漢今日金先求和仰見聖德動天之應　左中大夫提舉洪州玉龍觀董弅引年告老詔復敷文閣待制既而右諫議大夫梁仲敏論其居鄉擾民乃降為集英殿修撰（三月乙卯）　四川總領所增印錢引一百萬道以備邊儲先是密詔許本所增引三百萬道（去年十二月庚子）　總領王之望恐害引直寢不行

至是宣慰使虞允文取撥百萬以備招軍之望始增補其數半充新復州軍省計半備犒軍而已

是月興元都統制姚仲統忠義統領段彥引兵攻平安關寨克之進至原州金人堅守不下彥以兵圍其城鼓勵將士乘勢畢登遂拔之殺其知州完顏薩里獲同知鎮國將軍赫舍哩烏楞古等并其孥來獻乃以彥知原州彥又遣將官陳玘克西壕柳泉綏寧靖安四寨原州之克史無其日攷奏四月九日到行在費士戣蜀口用兵錄繫之閏二月

三月丁酉朔新除資政殿學士湯椿降充端明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宫時諫官梁仲敏劉度連疏論椿持禄苟容而殿中侍御史吴芾極言椿按刑湖北委政妻弟闕節公行既位于朝蜀人之求官理賞者椿受其賂遺擅以威勢逼脅省部以遂其私所得減半不以與人而盡出責於富室所破宣借元不差人而收所請于私第三衢豪民徐國澄納錢二千二百緡遂以門客恩澤奏之衆牙分錢不均喧爭于市椿知而不恥章再上乃

有是命　起居郎唐文若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劉珙並試中書舍人珙仍兼權直學士院　權尚書戶部侍郎張運充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從所請也　殿中侍御史吳芾言本臺如遇得㫖令臺諫赴都堂議事或特令薦舉及同共看詳文字未審監察御史合與不合干預事下吏部本部言依條稱臺官謂大夫中丞侍御兩院御史又御史臺令稱兩院御史者謂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合依上條干預從之

已亥詔海州漣水縣依舊隷楚州以金人圍海州故也

庚子詔扈從視師官吏軍兵依紹興四年例各轉一官資　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呂廣問為起居郎

左朝奉大夫宋樸提舉台州崇道觀　右朝奉大夫提舉福建路常平茶事鍾世明罷先是世明自陳本貫南劒州乞迴避詔特免言者論世明居鄉嗜利有同市人今為本部使者何所不至朝廷若欲拔拭用之且試以兩淮凋獘州郡令以功贖過仍乞自今應差監司必先

下部檢照家狀然後除授庶幾不廢祖宗之法從之
辛丑左宣教郎新主管官告院杜易依舊知嘉興縣初
邑民婁睿等詣提刑頌易於廵幸之時催科不擾提刑
官王趯薦于朝詔召入會邑民有以本縣曩嘗歛錢募
人挽舟自釘其手赴御史臺聲寃者諫官因論近韓元
吉知建安縣雖以大臣之薦亦俟終更方許赴闕今易
到官未及一考遂除告院則是婁睿之言乃重於執政
之薦也望下本路監司審實如果有善政即乞用韓元

吉例仍將御史臺所訴改送鄂州根究庶幾毀譽核實陞黜不爽從之　是日四川宣撫使吳璘自秦州引兵至德順軍先是興元都統制姚仲攻德順踰四旬不能下乃以中侍大夫武當軍承宣使知夔州李師顔代之與中軍統制吳挺節制軍馬會金國都統完顔喀齊喀副都統張忠彦自鳳翔濟師又遣其左都監自熙河以兵由張義堡駐摧沙合涇原之師來援挺與敵遇于瓦亭統制官拱衛大夫秀州刺史吳勝閤門宣贊舍人朱

勇等以所部逆戰統領官王宏謂人曰吾赤手歸朝驟官將領不以死力戰非夫也即突出部其徒擊敵坐椅注飛矢如蝟毛宏不動敵敗去然諸軍猶畏敵軍盛復相持不敢進璘恐士有怠志遂自將以往至是抵城下

壬寅詔諸路帥府並置會子庫　左司員外郎充接伴使洪邁文州刺史知閤門事充接伴副使張掄等言接伴變更舊例事件望降付三省樞密院令主管往來國信所照會今已差館伴及日後接送伴再賜御筵中使

並令通知庶免異同從之邁等所更凡十四事具大略則不傳御名不問聖躬不稱上國下國伴使與北使語稱主上爲本朝皇帝而北使亦改宋國為宋朝舊中使讀口宣徽稱有旨今抗聲言有敕舊稱帝恩隆厚今改稱聖恩舊私覿用狀申送今用目子舊與北使遠迎狀及賂北引接金銀等皆罷日歷洪邁等奏接伴更變舊例事件今開具如後一舊於淮河中流取接今于虹縣北虞姬墓首一舊接伴使副先一日發遠近狀人使不答今來不與一舊只傳帝名而北方傳廟諱御名今彼此不傳一舊接伴使問大金皇帝聖躬萬福北使只問宋帝清躬萬福今彼此不問

一舊相見之初對立已定接伴出班就北使立位敘致今彼此稍前一舊上中節公參時接伴公服出笏迎于幕外與之揖今只着紫衫而彼冠服如儀上節先作一番叅接伴稍起不還揖中節來則坐受其禮一舊北引接初傳銜時賂以金十兩銀二十兩今不與一舊與北使語稱上國下國今稱貴朝本朝一舊北使口稱本朝為宋國今改為聖朝一舊對使人稱皇帝為主上今稱本朝皇帝一舊賜御筵中使讀口宣低稱有旨今抗聲言有敕一舊中使與北使相揖北引接請中使稍前今只依平揖一舊御筵勸酒傳語稱帝恩隆厚今稱聖恩隆厚一舊送私覿接伴用銜位姓名申狀入使回狀押字不書名今彼此用目子

癸卯閤門客省奏北使到闕朝見禮儀及參酌傳語意度並以在京舊儀及渡江後近例北使見日位于西班

照東班宰臣稍退從之　詔閤門宣贊舍人知海州魏勝妻于氏特封安人金之圍海州也勝為流矢所中病甚于氏割股肉進之勝尋愈故有是命

甲辰罷扈從官吏遷官其禁衛軍兵依已降旨時言者交章論臨安至建康不遠官吏俸券優厚其視軍兵之驅馳道路事固不同况比來軍下奏功例多冒濫朝廷方欲痛懲其獘則賞典所加豈容不惜儻謂紹興四年之例不得不遵則六年移蹕江上比之四年尤爲淹久

初未嘗有賞則是當時已悟前賞之非而革之矣望寢前降指揮以杜僥倖之門庶協公議故有是旨　司農少卿總領湖廣江西財賦向伯奮守司農卿太府少卿總領四川財賦王之望試太府卿以二人餉軍無闕故也

乙巳少保奉國軍節度使四川宣撫使領興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職事充利州西路安撫使判興州充陝西河東路招討使吳璘為少傅　龍神衛四廂都指揮

使保寧軍承宣使金房開達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兼知金州兼金房開達州安撫使王彦為保平軍節度使録商虢之功也　權尚書禮部侍郎兼侍講黄中落權字　翰林學士兼侍讀兼權吏部尚書何溥充龍圖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以疾自請也

丁未左司員外兼國史院編修官洪邁文州刺史知閤門事張掄接伴北使還入見邁等言伏見巳降指揮罷北使沿路遊觀燒香竊謂朝廷方接納鄰好所爭者大

非一事而止也今賜予宴犒一切如舊則遊觀小節似不必略若以欽宗皇帝服制為辭則向者顯仁皇后弔祭使來天竺浙江之行猶且不廢或彼有請拒之無名望今有司依例施行詔使人欲往浙江觀潮令館伴諭以近日水勢湍猛損壞江亭石岸難爲觀看其天竺並沿路遊觀燒香且依近例或無所請即依已降指揮施行遂以邁守起居舍人兼職如故是日金國報登位使高忠建等入國門始忠建責臣禮及新復諸郡邁以聞

且曰土疆實利不可與禮節虛名不足惜也禮部侍郎黄中聞之亟奏曰名定實隨百世不易不可謂虛土疆得失一彼一此不可謂實議者或有言土地實也君臣名也趨今之宜當先實而後名乃我之利權兵部侍郎陳俊卿曰今力未可守雖得河南不免為虛名臣謂不若先正名分名分正則國威張而歲幣亦可損矣洪邁所奏它書無之朱熹撰黄中墓誌云迓者以聞蓋邁時為接伴使也

戊申録文宣王四十九世孫孔琯為右廸功郎以白身

最長承繼恩也　主管淮西安撫司公事方滋言右廸功郎盧仲賢招諭到歸正願就屯田人一萬七百五十二人欲添差仲賢本司幹辦公事專一招集其田係在濠州境內乞令濠州守臣兼帶措置屯田餘州候招集有緒依此從之　是日四川宣撫使吳璘復德順軍璘初至城下自將數十騎遶城守陴者聞呼相公來觀望咨嗟矢不忍發敵氣索於是璘按行諸屯預治夾河戰地前一日當陴斬一將數其罪以肅軍諸將股慄乃先

以數百騎嘗敵敵一鳴鼓鋭士躍出突我兵遂空壁來戰我軍得先治地無不一當十逮若戰久日且暮璘忽傳呼某將戰不力具人即殊死鬭敵大敗遂遁入壁質明我再出兵敵堅壁不戰會天大風雪敵引衆夜遁璘入城市不改肆父老擁馬迎拜幾不得行遂遣忠義統領嚴忠取環州獲其守將中憲大夫郭裔先是武功大夫閤門宣贊舍人强霓與其弟武經大夫震皆陷敵及是自環州來歸璘嘉其忠義奏以霓知環州兼沿邊安

撫司公事震統領忠義軍屯環州熊克小歷附復德順于四月之末按德順奏以四月四日至行在小歷誤也復環州不得具日奏至在四月九日今併附復德順之後

巳酉太常少卿王普假工部侍郎充送伴大金報登寶位國信使武翼大夫榮州刺史帶御器械王謙假貽慶軍承宣使副之時已議遣洪邁張倫出疆故改命二人送伴　忠義統領孟晞聚衆數千人于宿亳之間朱家林嘗與金人戰詔以晞爲承節郎

庚戌權尚書戶部侍郎兼權國子祭酒汪應辰兼侍講

進講春秋　文州刺史知閤門事張掄爲果州團練使

起居舍人洪邁特轉一官録接伴之勞也　右朝請大

夫知黄州沈邦直依所乞主管台州崇道觀　右朝奉

大夫新知濠州馮榮叔移知黄州　閤門祗候淮南西

路兵馬都監都遇復知濠州

辛亥命權兵部侍郎陳俊卿權工部侍郎許尹措置兩

淮堡寨屯田等事初命御營宿衛使楊存中與兩路制

置帥漕司同措置而久未就緒故復遣近臣

壬子金國報登位使驃騎上將軍元帥府左監軍高忠建副使通議大夫尚書禮部侍郎張景仁見于紫宸殿故事北使授館之三日即引見至是以議禮未定故用是日於是北使于隅門外下馬（近例于宫門内隅門接下馬）三節人下馬于皇城外（近例在皇城門内上下馬）使副位于節度使之南不設氊褥（近例與宰相齊班仍並設氊褥）以欽宗喪制未終不設仗次燕垂拱殿不用樂先是閤門定受書之禮略如京都故事東京舊儀北使跪于地下進書内侍啟匣取書宰執讀書畢使人陞殿跪傳北主語問上起居客省官宣問畢

北使下殿起居詔館伴使徐嘉等以所定示之忠建固執上特許殿上進書此月辛亥降旨及陞階猶執舊禮尚書左僕射陳康伯以誼折之忠建語塞乃請宰相受書康伯奏曰臣以宰相難以下行閤門之職忠建奉書跪不肯起廷臣相顧眙愕康伯呼嘉至榻前厲聲曰館伴在館所議何事嘉徑前掣其書以進北使氣沮上嘉歎之此以日歷會要隆興宣諭聖語徐嘉待罪奏狀熊克小歷參修

兵部尚書川陝宣諭使虞允文言自去年以來湖襄諸軍轉戰京西因糧於敵比常年

歲計約减省儲積得米斛二十萬石乞行下本路於上件米内支撥應付京西招討使等處新移劾用如川陜諸軍有上件因糧减省米斛亦乞行下許本司移文四川總領所用支新募軍兵劾用從之

癸丑金人圍淮寧府守城武翼大夫忠州刺史陳亨伯登城督戰為流矢所中死之

甲寅右廸功郎尹穡等引對穡河南人也　敷文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徐嘉武功大夫吉州刺史權知閤門事

充館伴副使孟思恭言館伴金國使人所有朝見一節得旨特令上殿進書臣等先與北使副議上殿禮數及將進書客省接書儀範凡三次説諭北使張景仁云都理會得已將所議節次奏聞不期北使副在殿上却乞近上臣僚接書續奉旨令館伴接書臣即時接書進呈訖合行待罪詔放罪　燕北使于都亭驛命知樞密院事葉義問押伴　故秘閣修撰曾開追復敷文閣待制

詔韓誠已除在京宮觀誠嘉彦子已見所有請給自供職以

來未嘗支破可令依禄格施行給事中金安節權中書
舍人劉珙言臣等初謂國家賦禄高下具載格法有司
何為不與放行致煩聖聽今將户部案牘契勘據糧料
院狀稱張説昨提舉佑神觀請給依例支給即與張説
事體一同難以免借減臣等復自檢照給與禄格諸遥
郡承宣使除統兵戰守官外並行借減具指揮著在禄
格行之巳久今誠既任宫觀差遣自合借減况與張説
事體一同誠難獨免若或放行恐後來者轉相攀援有

瀆天聽望令照應借減指揮施行庶幾人悉知分一遵

明制從之　四川宣撫使吳璘自德順軍復還河池

是日金人自摧沙引兵由開遠堡犯鎮戎軍環城呼譟

衆矢盡發守將秦弼來救援時興元都統制姚仲已遣

將官王仲等領千兵戍鎮戎至是又遣副將杜孝廉領

兵五百屯摧沙爲外禦

乙卯右朝散大夫吳巘提舉淮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

丙辰燕北使于都亭驛命同知樞密院事黃祖舜押伴

近例不臨宴則宰臣就館賜宴至是稍殺具禮

丁巳金國人使高忠建等入辭置酒垂拱殿忠建等既朝留驛中凡五日觀濤天竺之遊皆罷之至是面受報書用敵國禮將退遣客省官宣諭云皇帝起居大金皇帝謝遠勞人使持送厚幣聞皇帝登寶位不勝欣慶續當專遣人欽持賀禮忠建等捧授如儀 起居舍人兼國史院編修官洪邁假翰林學士充賀大金登寶位國信使果州團練使知閤門事張掄假鎮東軍節度使副

之亮之立也秦檜白遣柄臣往賀至是復用舊禮　右武大夫榮州刺史提舉佑神觀張説知閤門事　言者請倣漢武故事詔侍從臺諫各舉内外之臣可備使命者不限官之文武位之高卑察其可用即奬擢以為緩急之用茍得如曹利用輩亦奚患事之不集詔各舉一員　初嘉州徼外蠻既掠賴因忠鎮二寨又于州境立夷神廟而歸無敢誰何者言者謂諸州寨將祖宗時擇其土豪為之特與蠲免徭役故皆樂於承命近年以來

不復免役而又三年一替其權不專所部上丁曾不爲用望復舊制且久其任凡三年之中無敗闕透漏即以校副尉之類補之如其不才或致騷擾即許他人論替又上丁與夷獠雜居習熟地理便于馳逐望令勒成隊伍以備緩急詔制置司措置

戊午北使出國門　忠義軍統制兼知蘭州王宏引兵拔會州獲其通事李山甫等五十四人宣撫司因令宏統制蘭會州軍馬

是日金人陷淮寧府忠義副統領戴規部兵巷戰奪門以出爲敵所害守將陳亨祖之母及其家五十餘人皆死後贈亨祖容州觀察使贈規三官録其家三人又爲亨祖立祠于光州名閔忠北之叛盟也淮襄諸軍復得海泗唐鄧陳蔡許汝亳壽等十州自是但餘四州而已

亨祖贈官等指揮在四月乙酉

己未上始御經筵自去秋以用兵權罷講讀至是復之權刑部侍郎兼侍講黄祖舜進論語解義詔給事中金

安節等看詳安節等言具書詞義明粹足爲後學之傳乃令國子監板行仍賜祖舜詔書奬諭

辛酉上諭宰執曰近傳到金人賞格卿等見否陳康伯曰見之上曰其意何如康伯曰觀其語云邊釁既生未底寧息恐是京師總兵蕃官所請欲復取所失州縣耳上曰朕熟金國用兵始末自尼瑪哈阿里布在時軍政極嚴不用賞典止用威脅其下而人自畏服今賞格如此之重必是人不用命也康伯等曰聖識高遠非臣等

所及　左宣教郎諸王宫大小學教授裒孚特引對詔孚守監察御史　樞密都承旨徐嘉等奏館伴更改近例事件望降付有司令今後館伴參照施行從之嘉等所陳凡十四事其大畧則更定朝謁與進書授書儀範及伴使與北使抗禮而已日歷徐嘉孟思恭奏蒙差充館伴大金報登寶位使人自接見至出驛有更改事件下項一近例館伴傳銜以紙四張單階先通于北使副北使副以紙一張雙銜便回答今彼此只用一張雙銜一近例館伴先于亭子内等候北使副上轎先立轎于班荆館門外侍候北使副上轎同入今改只各就船同上轎擺定入館門歸幕次中一近例掌儀以下先于北使副船外岸上立定趨參其

北使上中節止就幕次內參館伴今來爭議本所掌儀以下與北上中節各不公參一近例在驛每遇過位館伴使副于位次便門立定相迎同至設廳今改更不相迎止就設廳上對立相揖一近例遇使人入內使副于宮門內隔門裏上下馬今改宮門內隔門外上下馬一近例三節人於皇城門裏上下馬今改皇城門外上下馬一使人朝見并意度等儀範並係與北使對南面爭議逐急申明朝廷降到指揮今來與近例更改不同一近例使人在驛遇天使賜到物以兩次賜物併作一番受賜拜表謝恩今更改逐次拜表謝恩一近例使人覲請天竺之遊今更不往一近例臨安知府書送酒食并書儀與北使副並用狀子繫銜書名北使副回狀繫銜押字今改不用狀一使人朝辭捧授國書等禮儀係是爭議改更並從舊例即與近例不同一近例夜筵解換館伴請都管以下就筵勸酒館伴起身與都管以下相揖其北使副不起身今改北使副皆起身一近例館伴

自執注子斟勸都管以下今改作只令通事斟勸

權戶部侍郎兼侍講汪應辰言太祖乾德四年詔鹽鐵度支戶部判官自今應制置起請事件或素未諳詳不知利害即牒問曾臨涖者別司判官同共看詳畫時回牒可否從長就便方得施行開寶三年又詔今後一司如有敷奏諸司同取指揮總合便宜方得行遣臣竊以人之材智不能兼備有宜于此而不宜于彼者故許未達之事別司得以看詳事之施行不能曲盡有便于此而不便于彼者故令敷奏

之事三司皆同取旨具處事也周矣今之戸部昔之三司而郎官分曹治事各司其局遵守法令無敢出意見而議其他者得毋如太祖詔令所慮者乎欲乞今後戸部或事有相關或理有可疑難以便行裁決者並許長貳臨時與衆郎官聚議文字皆令連書既有定議然後付本曹行遣庶幾謹重大計博盡衆謀而不致於疏畧抵牾也從之　金人引兵與蕃官興格同圍原州守將叚彦親率忠義統領翟詮領兵併州之官吏軍民登城

以守金依城建寨晝夜攻擊原州城雖固而忠義兵皆無甲乃遣使詣鎮戎軍泰弼求援弼無兵可遣不得已分第三將趙詮及總押官苟俊所領兵之半應之興格本涇原部落子奔降于北深知利害險扼之處金遂將之

是日川陜宣諭使虞允文至西縣之東總領四川財賦王之望自利州往會之允文之出使也與京西制置使吳珙荊南都統制李道會於襄陽至是又與四川宣撫司吳璘會於河池前後博議經略中原之策令董

庠守淮東郭振守淮西趙撙次信陽李道進新野吳拱
與王彥合軍於商川吳璘姚仲以大軍出關輔因長安
之糧以取河南因河南之糧而會諸軍以取汴則兵力
全而饟道省至如兩河可傳檄而定遂驛疏以聞先是
之望數以軍興費廣為言朝廷令勸諭民戶獻納之望
因是親至梁洋諭豪民使之輸財焉
壬戌上謂輔臣曰近大將入覲有以鞍馬寶貨為獻者
惟馬不可闕餘皆却之蓋慮以進奉為名公肆掊尅有

害軍政耳時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成閔自淮東赴行
在故上語及之上因言宮中平時服食器用無非儉素
如鵞肩豆腐間以供膳器皿之屬亦無稜道今御厨所
用是也朱倬曰當書之為後世法上曰此何足為後世
法陳康伯曰此盛德事外間有未知者豈可不書　敷
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周石致仕
癸亥夏人二千餘騎至莱園川俘掠又二百餘騎冠馬
家巉

甲子言者論比年以來士風委靡以覬望為進取之資以姑息干長厚之譽是以州縣官吏弛慢贓汙而不發望明詔有司應官吏以不職不法抵罪監司守倅不先按發而旋覺察者並坐以知而不告之罪務在必行又言祖宗為治之道可為萬世法歲月寖久或因臣僚建言有所更革吏緣為姦望自今悉付中書後省或送所隷之司使之看詳必於祖宗之意無所違戾然後施行則良法美意在人耳目吏無所容其姦矣從之

丙寅四川宣撫使吳璘令右軍統制盧仕閔盡以秦鳳路并山外忠義人及鎮戎軍四將軍馬留隸守臣秦弼先是弼言鎮戎兵備單弱敵勢甚盛乞遣援兵故也

是月明州言高麗國綱首徐德榮至本州言本國欲遣賀使詔守臣韓仲通諭許從其請殿中侍御史吳芾言高麗與金人接壤為其所役如紹興丙寅嘗使金稚圭入貢已至明州朝廷懼其為間亟遣之回至是二十餘載方兩國交兵德榮之情可疑今若許之使其果來

則懼有意外之虞萬一不至即取笑外國上從其請乃止之　太府卿總領四川財賦兼權提舉秦鳳等路買馬監牧公事王之望遺宰執書言見今三帥分頭征討官軍義士與招降之衆幾十二萬人前此用兵無如今日犒賜激賞糴博糧草之費已一千餘萬引自休兵以來二十年間纖微積累之數及累次朝廷支降錢物皆已費用所存無幾耳今不之計而向去事勢未有休息之期戰勝則有重賞納降則有大費皆不可預計本所

若常無數百萬以準備應付緩急何以枝梧曉夕憂惶未知攸濟茲者朝廷遣腹心近臣宣諭川陜專委以招軍買馬此誠國家武備所急然皆在四川安危大計與總領所用兵循常非泛一切調度之外虞尚書元初申畫所降指揮並不仰給本所朝廷聰明灼知本所别無錢物可以支撥故出内庫金給降度牒以供其用及宣諭使到此費用漸廣與向來遥度事體不同故凡指揮本所事間或出乎元初畫降之外兩司職任各是逼迫

雖互相貽悉而皆有不得已者想宣諭接續再有申明而本所未曾承受總領茶馬本是兩大司平時所費恐自不貲今兩司所費又多於平時數倍而欲以總所平時所有供兩司數倍之用況宣諭使司招軍買馬又在其外而所費尤不可算乎以前總領兼領茶馬是欲那取催收之資以濟軍用今來之望權秦司却是暗侵總所財物以供買馬當此軍興調餉之際以一司所有供三大司非泛之用其將何以應給許總領任內以新招

軍合添衣糧請于朝廷於茶馬司撥錢四十萬引應付是時之望摧四川茶馬今之望為總計要將總領所錢物應付兩司買馬相去只在一年之間所費十倍之廣不應取予如此之相反也若將來本所用度闕乏誤國大計將誰任其咎者已累具誠懇控告廟堂乞改授一宮觀差遣伏望別選才能委以濟辦依之望所乞早賜陶鎔庶免有悞公事

是春淮水暴漲中有如白霧其濶可里所其長亘淮南

北又有赤氣浮於淮面高僅尺長百餘步自高郵至興化縣若血凝而成者此據孫祖義高郵志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九十八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九十八金人地名考證

温特赫 原書作温𤷤痕誤改見卷一百九十七

克錫 原書作可喜與金史同並誤今改正

鄂楞 原書作烏倫即金史之斡倫並誤今改正

烏赫哩 原書作烏古剌誤今改正

鄂爾多 原書作斡里朶即金史之斡魯朶並誤今改正

薩里 原書作撒里誤今改正

赫舍哩烏楞古 原書作紇石烈訛魯古即金史之斡魯古並誤今改正

喀齊喀原書作合喜誤改見卷一百三十八

尼瑪哈原書作粘罕誤改見卷一

阿里布原書作阿里不誤改見卷二

興格原書作杏果誤今改正

富察特默原書作蒲察徒穆誤改見卷一百九十一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九十九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三十有二年夏四月丁卯朔四川宣撫使吳璘得本司副將熏知德順軍張舜忠報金人七千餘騎至九龍泉距原州十五里設兩寨於南原一寨於城西時原州受圍五日矣敵勢益壯民人糧畜俘掠殆盡叚彥𦏁詮屢來告急都統制姚仲亦言金人更益兵寇原州今

鎮戍之城周九里三十步先因地震樓櫓頽盡城亦中圮雖暴時分遣步軍一千馬軍五千而城大不足以衛其後秦弼勒回摧沙寨弓箭手而弓矢器甲皆闕已令張舜忠遣步軍五百增戍又盧仕閔領元留德順兵五百人往援原州

已已詔防秋不遠事貴預備足食足兵宜有長策可令臺諫侍從各以已見條具陳奏　殿中侍御史吳芾言大農之財一歲所入幾五千萬而內藏激賞不與焉會

其多寡比景德全盛時十增其四地不足而賦加多則取於民者已盡不可以復求矣惟當痛節冗費蓋今天下之兵內外何翅三十萬太祖太宗削平諸國盡取其數亦不過此況大農每歲養兵之費幾十之九若更加募何以贍之今欲兵之足莫如核實不得令虛張人數揀其驍銳汰其疲弱使人皆可用則官無費財是一舉而兩得之也時將士陣亡者衆軍多虛籍故芾言及之芾所奏不得其月日或可移附此月丙申改除戶侍之後

禮部侍郎黃中言足食

之計在於量入為出今天下財賦半入内帑有司莫能
計其虛盈請悉以歸左藏且引唐楊炎告德宗語曰陛
下仁聖豈不能如德宗之為哉上善之
庚午言者奏右朝奉大夫新知信陽軍陳良弼踈庸右
朝奉大夫新知黄州馮棨叔貪鄙右朝請郎新知江州
曾憒瑣懦詔並罷　敦武郎鄂州駐劄御前軍第九將
李恂兼知信陽軍　言者論諸軍效用舊無陞進格法
昨降指揮三歲與轉一官至承信郎止然而國朝八資

之制自守闕進義副尉以上自有磨勘年限凡二十二年而後入品今三歲而轉一資又有挽强之賞八資可坐而致矣近制効用挽弓一石每歲一試八箭中垜與轉兩資則是三歲而可獲六資矣其轉資之格望特詔有司講求至當别與定制詔兵部看詳本部言欲將轉至守闕進義副尉之人更不理到軍三年賞八箭以上轉兩資顯是僥冒欲乞六箭上垜轉一資十箭以上轉兩資若别行拍試者依匣敵弓例每次增加一斗力至

一石五斗止從之　建王女永嘉郡主卒乾道二年追封嘉國公主詔以醫官李師堯等屬吏王奏臣女幼多疾患若加罪醫人臣之愚分尤不遑安欲望寛恩特與踈放疏再上從之　是日德順捷奏至

辛未詔淮南新復州軍舉人許於近便州軍一處併試每終場十三人解一人中興聖政上宣諭宰臣陳康伯等曰卿等嘗詢訪今歲民間蘇麥何如向雖多雨二麥稍黄今已登場而價不聞翔踴朕以令外市糴以知其直二者約度雖小有傷而成熟亦不減七分矣　臣留正等曰君人者養人者也食則憂天下之飢衣則憂天下之寒書稱文王卑服即康功

田功則田功云者知小民稼穡之艱難不遑暇逸以就天下養民之功云爾此文王之所以造周也太上皇帝當蠶麥既成廼潛遣市於外因物之貴賤以察知歲之豐儉唯慮天下之民不得其所養如是則雖處九重之深而民之利病何患乎不知憂勤之心文王無以過之中興之業蓋有所本矣 武功大夫吉州刺史權知閤門事孟思恭落階官為文州刺史以嘗再使北廷也 左朝散郎知常州葉顒依所乞主管台州崇道觀

壬申詔御營宿衛使司統制將佐使臣軍兵等四萬三百五十二人各轉一官資出戍暴露者轉兩官資用太

傅御營宿衛使和義郡王楊存中奏也時存中還行在乃罷存中措置兩淮而以觀文殿大學士判建康府張浚兼之浚出入將相三十年素為士卒所畏愛至是復總軍政皆樂為用　是日北使高忠建等出境

癸酉左宣教郎史正志為司農寺丞　殿中侍御史吳芾言向來歲遣聘使多以有用之財博易無用之物大率先行貨賂厚結北使方得與北商為市潛行蹤跡常虞彰露間遣据摭復以賄免不惟有累陛下清儉之德

亦所以啓敵人輕侮之心歷年於此習以為常臣下雖知莫敢輕議今再通和好尚慮將命之臣或仍前例有傷國體為害非細詔使副嚴切覺察如使副博易回日令臺諫彈劾　詔左朝奉大夫知江陰軍楊師中與右奉議郎知高郵軍吕令問兩易　錣淮東殘破州軍上供銀絹米麥經總制錢一年　初蒙城縣人倪震等率丁口數千渡淮來歸居花靨鎮糧乏不能自存頗出怨語御營宿衞使楊存中言淮西有歸正人甚多既闕糧

食日虞回歸復興誹謗之言反使人人解體望出淮西總領所錢糧付知壽春府郭振以賙給之從之　是日四川宣撫司令右軍統制盧仕閔領山外四將山裏四將兵及冀演所領部落趣程盡往守德順之東山寨

甲戌宰執進呈次因論淮上屯田事上曰士大夫言此者甚衆然須有定論用諸民乎用諸軍乎若論既定當先為治城壘廬舍使老少有所歸蓄積有所藏然後可為陳康伯曰今西北歸正人願就耕者甚衆已降牛種

本錢趙子潚所納抽解木植亦分送兩淮治屯田人廬舍矣上曰甚善上又曰卿等用人當收慤實為上若好名沽激如畫餅然終不可食耳已而權兵部侍郎陳俊卿自淮東還乞募民耕荒田蠲其徭役及七年租稅從之（俊卿陳請在五月甲辰）權吏部侍郎凌景夏言臣聞定而不易者謂之法法不能盡者存乎人國家設銓選以聽羣吏之治其掌於七司著在令甲則所守者法也疑似之間可與可奪悉得以例施行則所任者人也然所謂法

猶可按籍而視所謂例則散在案牘之中匿於胥吏之手而長貳有遷改郎曹有替移來者不可以復知去者不能以盡告索例而不獲雖有彊明健決之才不復敢議引例而不當雖有至公盡理之事不復可伸臣嘗觀漢之公府則有辭訟比以類相從尚書則有決事比以省請讞之弊比之為言猶今之例云爾臣愚以謂今吏部七司亦宜許置例册凡換給之期限戰功之定處去失之保任書填之審實奏薦之限隔酬賞之用否有定

參照凡曾經申請或堂白或取上旨者每一事已命郎官以次畫時擬定而長貳書之於册永以為例每半年則上於尚書省用印給下仍關御史臺而詳焉部胥失舉坐以責罰事之可為例者不得遺例之所不載者不得言也如是則前後與決悉在有司之目開卷盡知猾吏無所肆巧貨賂不得而通姦弊由之而息庶幾銓敘平允實天下士大夫之幸詔吏部措置申省　左正言劉度言恭覩紹興二十九年六月詔書禁約苞苴結交

權要掊克卒伍以濟請託之私近聞道路之言成閔入朝侍從卿監郎官閤門内侍皆有饋賂受授之間公然抵冒此例一開若不重行禁約他日將帥入朝必爭治苞苴以相誇尚而掛虛名削廩給必更滋蔓以充其求不得可禁矣況成閔此歸若有功而欲賞則遠近觀聽必曰以饋賂而獲遷也若有罪而欲貸則遠近觀聽必曰以饋賂而獲免也不惟墮紊邦制玷累士風而成閔所以為身謀者亦甚疎矣欲望中嚴戒飭揭牓朝堂今

後羣臣輒受苞苴令御史臺彈劾重置典憲斷在必行毋為文具從之趙甡之遺史云言者論成閔苞苴交結詔榜朝堂已而收去左朝奉大夫提舉江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洪适行尚書戶部員外郎總領淮東財賦軍馬錢糧适乃代徐康康五月甲寅致仕總所建治京口名雖淮東而所總多江東浙西財賦适常奏乞以浙西江東入銜勿復增薦舉添官屬庶名正事順可以辦集不從 親衛大夫和州防禦使賈和仲添差江南東路馬步軍副總管建康駐劄修武郎閤門宣

賛舍人權通判唐州胡彬為武翼郎職依舊彬唐州土
豪聚衆復其州京西制置使吳拱持授至是加命　四
川宣撫使兼陜西河東路招討使吳璘言收復秦洮路
招到正兵弓箭手萬人乞支給器甲自休兵有旨令成
都潼川遂寧府嘉邛資渠州七作院日造甲興元府閬
成州大安軍僊人關六作院日造神臂弓馬甲披氈至
是二十年器械山積逮軍事將興今工部侍郎許尹時
為總領官又乞令成都潼川府夔州路憲曹二司取禁

軍闕額係省錢並除戎器於是諸庫所管甲至二萬副有奇其餘稱此及璘有請遂命總領所以甲萬副予之

是日吳璘命姚仲即日趣程之德順統制官盧仕閔姚志並聽節制如得機便即進兵克復涇渭等州仲言所領兵少欲就興元洋州把守兵内分遣一千為助璘從之於是仲以河池兵千四百九十有九秦州兵五千五百四十通所將兵為九千三十有九並詣德順餘兵留屯甘谷摧沙鎮戍軍時原州受圍已久應兵寡弱敵

兵益置大砲十有四所更用鵝車洞子擁廹城下矢石亂發軍民死守傷没甚衆勢將不支守將段彦舉詮告於知鎮戎軍秦弼又言原州鎮戎脣齒相依原州失守鎮戎必孤弼聞宣撫司乃就令弼盡領四將兵部落子詣州應援段彦報興格率渭州兵圍原州增至七萬餘衆盧仕閔謂涇渭距德順鎮戎地遠而原州勢急聞於姚仲乞分遣所統制前馬步軍一千七百有四援原州仲乃令右軍統制李在分遣治平寨屯兵五百人往援

之仕閔以原州急止分遣其兵寨於東山及渭州道三岔口榆林堡堡距州五十里以為應援且容遣壯士馳報城中俾知外援以堅其守

丁丑安德軍節度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提舉佑神觀張子蓋為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子蓋之除實代成閔日歷不載除日但於此月戊寅書子蓋內殿引見已繫都統制銜趙甡之遺史在此日是日川陝宣諭使虞允文檄四川總領所近奉聖旨川陝諸軍因糧減省米斛許本司移文總領所用之新募軍兵効

用幷四川宣撫司開具到新復州縣見在糧斛共三十五萬九千八百九十一石應副軍馬支用契勘係對數減省總領所合應副贍軍糧斛數目今請依所降聖旨將前項減省糧斛紐算糴本水脚錢數令項樁管聽候當司取撥支遣具已樁錢數回報時允文在河池宣撫使吳璘嘗為言三路因糧於敵不仰蜀中漕運允文即取索拘收到糧米數目璘不知其故具以報之允文遂有對撥糴本之議

戊寅御史中丞汪澈參知政事澈宣諭荆襄還既見遂有是命

己卯右朝散郎劉蘧提舉荆湖北路常平茶鹽公事

右通直郎吕大器知黄州　右承議郎留觀德知復州

辛巳武翼郎閤門宣贊舍人孫儔知鄧州見任武翼大夫鄭雄别與差遣儔鄧州忠義人初見去年十一月甲戌　詔以内鄉淅川兩縣隸均州事定日如舊　右武大夫忠州團練使新江南西路馬步軍副總管輔逵為殿前司前軍統制

用趙密請也　是日總領四川財賦王之望得虞允文檄論對撥糴本事之望以具須索漸廣乃為書遺宰執言舊宣撫司所管右護軍共八萬五千四百餘人見今所管御前諸軍計九萬五千六百餘人比舊巳多一萬二百餘人又當時有田晟一軍五千七百餘人在蜀後來兵往東南本所依舊管認衣糧計一百二十餘萬引兵雖減而費不減於見今九萬五千六百人外更養此五千七百餘人後來節次蒙截留只得八十四萬餘道

本所見養之軍比舊經常歲計正破衣糧軍計多一萬五千九百人以前用兵舊宣撫司除贍軍歲入外更有激賞降賜稱提營田四庫錢物僅一千餘萬緡專充犒賞又有未減放民間科敷錢引及截留供取撥茶馬諸司應干錢物斛斗該稅不盡窠名不以有無拘礙並許拘收通融應副仍以便宜行事賦外窠取又節次添印錢引一千四百萬道及兩次準朝廷降到度牒一萬一千四百一十四道方粗了辦自休兵後來更無宣撫司

四庫錢物又節次裕民減放過錢引一千九十餘萬道又無拘截朝廷物運又不得諸司錢物又不泛濫增印錢引其所降度牒比前數少又發賣未盡可見今日事體與前時用兵大段不同之望為東南調度至廣不忍數千叩朝廷而民力凋弊詔㫖每務寛恤亦不敢輙有科敷只是悉心盡瘁多方擘畫如去歲贍軍糴本增二三百萬引近日理會出限田契錢可得二百餘萬引前此於階成西和鳳州就糴糧料并諸處坐倉比搬運之

費省得百十萬引如此之類錙銖積累以充用度傳聞過當便謂豐盈添支者並無給降減省者別有樁管小小增入指為寛剩創新支破不問有無如此則總領一司豈復可為假令見今總所果能經畫致有羸餘亦合候邊事寧息具數申稟朝廷以聽取撥不應供饋方急逐事拘刷使之窘束更無以準備緩急官吏横身抗拒諸將節省得見存財賦及其辛苦措置纎毫之入反供他邑別用而本所依舊任闕乏之責盡心之吏豈不解

體若本所自用兵來依承舊例不行撙節多耗錢物結將帥之人情及用度不足橫斂百姓以伐四川根本朝廷何以加罪至其急闕未免更行應副豈復有樁留以待他用者之望移書允文乞會問宣撫司如果有上件減省到錢則見今本所庫中所有自可遣官拘占不必問本所之可否允文不從自川陝軍興朝廷給官告截上供出度牒總為錢六百餘萬緡（度牒五十道計二萬緡官告錢二百五十萬緡上供錢五十萬緡）之望又督責諸州所起贍軍錢物比遞歲

增四百萬緡田契錢亦四百萬緡二項皆約比時所入之數至之望皆時又增一百二十八萬九千餘緡雖所入未齊而大數可見矣之望嘗為允文所薦及議軍儲二人始有隙

壬午詔履正大夫安德軍承宣使御前前軍統制兼知洋州傅忠信令再任

癸未詔右奉議郎知江州林坰特令終任坰引年得祠而代者曾愭被劾故復留焉 親衛大夫降授邕州觀察使監汀州在城商稅陳思恭致仕思恭故閹人以老

病自請也

甲申殿中侍御史吳芾言軍器監陳洪特禄茍容駕部員外郎趙廱假手登第不當居天下之清選上曰武臣子孫只宜為武官清望須還白屋今以將家居之則公議自然藉藉乃罷廱以芾權尚書户部侍郎熊克小歴全不載事祖今從日歴修入

右承務郎京畿淮北招討司幹辦公事兼權淮西措置招集屯田劉蘊古成忠郎王珍李雲王展韓彦承信郎蕭通並見於内殿 尚書度支員外郎楊

俟移吏部

乙酉詔京西招討司具前後立功將士及邊面立功之人姓名以聞時言者論荆襄之師自去秋屯於襄陽列據漢水以拒劉蕚露宿野處相持二月初有樊城之戰繼有茨湖之戰暨蕚之奔也則有汝州之戰淮蔡之受圍也則屢有城下之戰偏師援蔡也則有確山之戰皆以少擊衆北騎大潰詢之故老前後用師亦未有如此之連捷者儻不旌别何以示勸故有是旨是役也招討

使吳璘多補親舊之未曾經行陣者反令統制官王宣保明焉此以趙成京西戡功錄修入　太府寺丞陳彌作為福建路轉運判官彌作侯官人也今年三月己亥方中嚴監司迴避户貫之禁不知何以旋有此除當考　武功大夫東南第二將向琪為宿亳州潁昌壽春府兵馬鈐轄壽春府駐劄　詔中大夫已下因推勘按劾放罷而非贓罪及私罪徒者雖未得宮觀聽以致仕恩降等蔭補用吏部侍郎蕪懽尚書凌景夏請也是日川陝宣諭使虞允文自河池還至西縣總領財賦

王之望自興元復會之之望還利州允文還興元府

戊子起居舍人兌大金國賀登寶位使洪邁等辭行國書曰審膺駿命光宅丕圖德合天人慶均遐邇比因還使常露悃悰粤從海上之盟獲講鄰封之信中更多故頗紊始圖事有權宜姑為父兄而貶損釁無端隙靡逃天地之鑒臨既邊境之一開致誓言之遂絕敢期後聘許締新歡載惟陵寢之山川寖隔春秋之祭祀志豈忘於纘舊孝實切於奉先顧畫舊疆寵還敝國結兄弟無

窮之好垂子孫可久之謀庶令南北之民永息干戈之苦儻垂睿照曲徇懇祈願竚佳音別修要約履茲夏序善保聖躬　秘書省著作郎兼權倉部郎官張震守殿中侍御史初上擢起居郎吕廣問為侍御史而廣問自言與陳康伯連姻力辭乃改用震　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楊倓知舒州　武畧郎西南蕃都大廵檢使判獳為武經大夫忠州刺史判獳長寧軍管下蕃官也用瀘南安撫司奏而命之　詔諸軍招到蕃人

女真等日給錢三百文捉到人給一百文先是主管馬軍司公事成閔言捉到番人内有堪充馬軍披帶之人乞依武勇効用例支破請給而權户部侍郎吴芾言今諸軍招到人日止給百錢米二升有半若將捉到人請給增倍顯是輕重不倫故有是旨　權户部侍郎吴芾言塑製顯仁皇后神御其三省禮工房樞密院機速房禮户工部太常寺等處諸色人但以經由行遣為名添支食錢委是太濫詔日下住支

己丑蘄州防禦使知閤門事幹辦皇城司劉允升為福州觀察使果州團練使知閤門事幹辦皇城司張掄為均州防禦使皆以配填班直推恩也

辛卯左朝奉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鍾世明勒停人前右朝奉郎莫濛並為淮南路轉運判官　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宫魏良臣薨謚敏肅

壬辰起居郎吕廣問權尚書禮部侍郎翌日上謂大臣曰廣問老成不沽激往時薦之者多因曰朕有一人材

簿每臨朝臣下有薦揚人材者退朝則記姓名於簿遇有選用披而尋之無不適當陳康伯等又論備邊當擇良將上曰偏裨中有驍勇卿等可以所聞見隨其高下具名以聞俟於諸軍汰去怯懦次第代之

癸巳左正言劉度試軍器監度言恭覩慶歷四年八月詔曰除諫官毋得用輔臣所薦之人臣昨自館職除察官初因汪澈薦引今澈既叅大政而臣尚陪諫省有違慶歷詔書實難安職乞改除外任差遣故有是命　集

英殿修撰知泉州李僩陞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從所請也　司農少卿朱夏卿論軍中冒請之弊乞令諸路大軍每遇招收到人先具名報總領所每旬委總領官同都統制就本所或教場同共刾填軍號其効用即對衆審實從之　是日總領四川財賦王之望得隨軍轉運判官趙不愚報陜西新復州軍各有元舊屯駐官兵按月支請糧料及調發軍馬前去德順軍經過批支并僻遠城寨難就食亦有復經金人殘破城

寨毀壞糧料兼無未曾取見實數不見得堪與不堪陳
新斛斗的實數目惟德順軍得小麥粟共四萬五千餘
石並各陳次已借貸與裏外人户不愿又遺之望書云
因糧事宣相初無它止因尚書公問及遂言此數繼而
尚書公取索不免具數納劄子呈知不謂與疏所打算
蓋恢復之初雖據諸處申到有許多實數元不曾覈實
交盤兼其間陳次不堪支遣者甚多又有僻遠處支遣
不到者又有得而復失者皆未見的確難以報應此一

段事出於偶然元無適莫切幸融諒於是之望以其事
報允文及申朝廷言假令宣撫司實有上件新復州縣
米三十五萬餘石亦合先從運司覈實移文本所用就
支新募軍兵効用口食有餘即合歸本所應副諸軍食
用便是要還價直亦須俟食過若干計數還錢令來宣
諭司不問已食未食盡據所有要紐筭糴本水脚錢數
令項椿管聽候取撥合計錢引三百九十餘萬道即是
將陝西所得使用不到及陳腐不堪賤米却取本所貴

價又不供新募軍兵効用支費別要取撥以與元初指
揮不同則所得米斛非徒於本所無益反為大害幸而
宣撫報元未曾取實數不見得已支見在堪與不堪宣
諭司已灼見虛實不行前牒切恐將來收復陝西實有
拘到糧斛不下數百萬石皆要本所紐計價直另項樁
錢則須用數千萬雖竭本所所有亦不能足萬一臨時
別有樁撥或朝廷支用本所難以違拒於本所經常歲
計及軍興調度大叚有妨伏乞檢會元初申畫特賜照

應施行朝廷以為然乃於所椿内撥二十萬引賜吴璘為激犒錢仍備之望所陳送允文照會

乙未中亮大夫鄂州駐劄御前左軍副統制王宣權知襄陽府將帶所部軍馬權就本府屯駐　親衛大夫鼎州觀察使鄂州駐劄御前左軍統制權知襄陽府郝晸令依舊歸軍　右朝請郎知盱眙軍周淙直秘閣再任　直秘閣知房州司馬倬知德安府右朝請郎張松知郢州見任人伏深邢舜舉並罷　起復宣州觀察使殿

前司護聖軍統制王琪帶御器械　左朝奉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周方崇復集英殿修撰致仕

丙申興元都統制姚仲聞原州圍急乃令統制官姚志李在量留兵屯德順盡以精兵同所自將常從兵以是日發德順徃援原州

是月大雨淮水溢數百里漂溺廬舍人畜死者甚衆

初金國為契丹耶律鄂哈所擾有衆數萬漸逼居庸關金主褒大懼召同知保州赫舍哩志寧為右翼統軍以

討之褒與其下謀以謂鄂哈兵勢如此若南宋乘虛襲我國其危哉設有所求當割河以南與之既而鄂哈之衆内叛金國得鄂哈而戮之裂其體於燕京汴京及長安三處契丹之患既息其割地歸本朝之意亦寢矣此據宋翌金亮本末及范成大攬轡錄參修

五月戊戌右朝奉大夫知大宗正丞孟充為尚書工部郎中　太府寺丞朱商卿為金部員外郎　秘書丞劉儀鳳守禮部員外郎　右朝散大夫新提舉淮南東路

常平茶鹽公事吳巘入辭乞兩淮殘破處知縣京官終任者與陞擢選人減舉主員又乞倚閣下户見欠官私債負詔吏户部看詳申省巘又言淮民復業之初稅賦既免鬭訟亦稀乞量差保正長以寛民力從之　是日四川宣撫使吳璘自河池徃鳳翔視師都統制姚仲遣統領官趙詮引馬軍七百至開邊寨克之獲其知寨成茂已而金人千餘自原州來求戰詮貫衆力戰北兵敗走金二百餘騎又駐開邊寨河灘右軍統制盧仕閔戰

退之追擊至九龍泉仲令統制姚公輔同統領張詔趙詮領兵七百赴原州又令統制姚公興駐原州北嶺與金人合戰奪其隘口守將段彦知大軍將至勢少壯金人是日攻城亦稍緩

己亥總領四川財賦王之望乞根括民户嫁資及遺囑田合納契税錢應副贍軍支用從之按白契事行之已久今又有此申明恐與宣諭司異論故也今年十二月戊寅白劄子所云可參考

庚子監察御史陳良祐守尚書司封員外郎亦以汪澈

所薦有請也　秘書省正字兼國史院編修官周必大
守監察御史
壬寅翊衛大夫利州觀察使權主管鎮江府屯駐軍馬
劉錡添差兩浙西路馬步軍副總管平江府駐劄從所
請也　是日興元都統制姚仲以大軍至原州之北嶺
與金人合戰官軍大敗前一日仲未至開邊寨之十里
將以次日由九龍泉上北嶺令諸軍弓弩盡滿引行前
輜重隊居後平旦遇敵萬餘求戰仲以統制官盧仕閔

所領馬步軍及陝西兵合為頭陣次以己所統部軍六千四百十有八為四陣隨勢便利分列之又以統制官姚志所部兵為後拒列於隘西官軍盡力鏖擊陣面開合凡數十敵兵每一衝陣率三千餘衆迭為進退命輜重隊隨陣亂行不整第一第二陣方交鋒而第三第四已為金敵破拒馬而入陣心衝潰輜重中隅莫可應接第五陣乃仲牙兵死鬭最久自辰至未人馬死亡枕藉滿道軍遂大潰志陣居第六已踰兩隘行前者還報諸

陣盡為敵兵所敗志謂其徒曰前軍既敗我輩進亦死退亦死等死耳進猶可生也遂悉其軍各務死戰未幾金人馬軍直前衝擊志令左軍第四正將張傅傅令槍手盡坐神臂弓先發平射弓次之起伏凡五敵兵引退約二百步志遂趣陣踰七八里敵乃歸南山原當時詢求姚仲不得頃之有報仲已至開邊寨志遂令將官楊立領神臂弓甲兵各五隊據九龍泉大川路以俻敵邀擊是役也武顯大夫興州前軍同統制鄭師廉與統領

官七將官三十隊將七十有三並死於陣隊兵以下不與焉仲既至閉邊寨猶諱言五陣之敗惟推姚志為奇功以捷報宣撫司統制官姚公輔聞仲遇敵乃引兵次原州城為策應遇敵與戰至午各退保於故壘時吳璘在軍前方遣仲書問原州敵勢曰喀齊喀貝勒次鳳翔堅守不出勢不易取雖原州圍未解可且赴德順書未至而仲已敗矣

癸卯言者論大理寺推獄多取賄賂凡以罪赴寺者率

縛之暗室以木為拳或用藤杖擊之必厭所欲而後已貧者至鬻妻子以為賄賂詔刑部長貳覺察許越訴

甲辰宰執奏近探報皆言黃河南北蝗蟲為災今已數年天意可見而江淮之間蠶麥大稔此實聖德所召上愀然曰去歲完顏亮興師無名彼曲我直豈無天理朕德不足以動天祖宗仁澤所致今幸蠶麥告登更望有秋設或邊事未息必可枝梧　太府寺主簿魏杞行太府寺丞　右奉議郎呂擢為太府寺主簿　是日太府

卿總領四川財賦王之望再乞在外宮觀不許之望又遣大臣書言近緣宣諭司令本所樁管吳璘所得敵人米斛價錢別聽支用本所會問宣撫司悉無實數與吳璘幾生間隙幸而相照有素所以無事渠於朝廷所撥二十萬引激犒錢只敢受其一半蓋知初無此一項錢物也此一事三司紛紛累旬而卒無一錢却二十日内只宣撫一事取撥過錢物幾一百五十萬引以此知前此新疆所得之望一切不問而隨取隨予渠亦不肯過

當蓋暗相乘除於其間人情周旋於國事亦濟誠策之得也又遣葉義問書言蜀中人材如茶馬王弗老成更練精力未衰總計之任自當次補知潼川趙沂廉介孤立意不在私憂國愛民深曉財賦有先儒循吏之風又嘗從軍亦能調護將帥見今職事亦可陞擢虞尚書久在川蜀乍自東南還不深知近來事體而其人跡通果決銳於立功凡有所聞推行奏請惟恐不及而於虛實之際未暇審詳竊意朝廷皆以為然一一施用或別致

抵捂兵戎財賦事關安危不可不審也

乙巳詔令舉禮部奏名進士依祖宗故事更不臨軒策試　監察御史袁孚守右正言　左朝請大夫知通州陳漢為兩浙路轉運判官左朝散大夫知荆門軍姚岳為京西路轉運判官　左朝散郎知鄂州章服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鹽公事　右朝散郎京西路轉運判官姚邵直秘閣知鄂州

丙午秘書省正字芮曄兼國史編修官

丁未右諫議大夫梁仲敏充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從所請也　左宣教郎龔茂良為秘書省正字茂良莆田人以薦對而有是命　殿中侍御史張震入對言古之觀天下者不觀其勢而觀其人之志志强天下之勢雖弱必强况今東傅海西抵秦北拒淮南極閩廣脅荆襄跨江漢而負全蜀不可謂弱特在乎所以用之者何如耳願陛下體乾之健自强不息講内治之策急内修之政振威權整法度拔英俊奬忠直退姦佞

擇將帥核軍實充國計謹名器信號令治戰守日夜摩厲以充其志持之以決而後舉天下惟所欲為無不可者惟陛下留神省察

戊申太傅寧遠軍節度使御營宿衛使和義郡王楊存中復為醴陵觀使御營宿衛使限五日結局　右武大夫和州防禦使入內內侍省押班林肇為入內內侍省副都知肇尋以解帶恩陞領福州觀察使肇轉遥察在是月壬子

武顯大夫鼎州團練使帶御器械幹辦皇城司徐仲

爲入內內侍省押班提點皇城司仲尋以解帶恩陞和州防禦使仲爲遜防在是月癸亥

己酉總領四川財賦王之望得宣諭使虞允文書論買馬招兵及吳璘姚仲出師事之望答書畧曰適領使檄買馬以百運為限亦得中數乞罷招兵尤為至論南北通使和議必成亦須一再往返移書宣威且議休息生靈之幸師老鋭挫若遇大敵豈不可憂此乃安危所係用度不足言也姚帥年來數奇不可委以要地更宜與

宣威議之因糧事不敢必只得不至過當足矣先是之望聞璘再出散關移書曰頃聞此行士卒銳氣不及前時果否方此大暑師旅征行百姓轉餉皆是危事自非萬全豈可輕舉若果未可動且宜待時雖聞於朝廷可也書未達仲巳敗璘亦無功而還

辛亥右奉議郎鄂州都統司主管機宜文字向沔知房州　是日鎮江都統制張子蓋與金人遇於石湫堰敗之先是敵以數萬衆圍海州詔子蓋率兵往援仍聽張

浚節制浚受命即為書抵子蓋勉以功名令出騎乘敵
潊子蓋至京口整軍渡江亟趨漣水擇便道以進前一
日至石湫堰敵萬騎陳於河東子蓋曰彼衆我寡利在
速戰不可令敵知吾虛實於是率精銳數千騎馳馬先
入諸將皆進復州防禦使王友直以所部力戰御營宿
衛前軍統制張玘為流矢中其腦没於陣士卒死鬬敵
遂大敗擁入河溺死幾半餘騎遁去
壬子奉安顯仁皇后神御於景靈宮先一日上齋於内

殿及自射殿步導至麗正門外奉辭　詔武功大夫閤門宣贊舍人統制忠義軍馬兼知海州魏勝歷時暴露忠義可嘉可除山東忠義軍都統制兼知州事給真俸

癸丑吳璘聞姚仲之敗乃逮繫左軍第四正將張傅下吏以鞫之始得其實遂追請仲赴軍前議事翌日又令統制官姚公輔趙詮守原州聽候中軍統制吳挺節制不得自為擒發若擅離所守地稍失枝梧並處斬

甲寅詔吳氏可復封才人日歷不書此據會要吳氏以紹興二十八年七月廢

皇叔眉州防禦使權知濮安懿王園令士程為宣州觀察使以積閥遷也　詔葉義問汪澈昨往江上督視軍馬撫勞將士一行官吏等第並特轉兩官資第二等轉一官資更減二年磨勘第三等轉一官資礙止法人依條回授選人改合入官　遣内侍以金匣茶賜吳璘權户部侍郎吳芾入對上因論財賦在得人遂言川陝用兵朕全得一王之望之力大軍十餘萬衆數月與金角敵而蜀人不知他人安能辦此之望在蜀幾如蕭何

之在關中㫖曰之望與臣有連其人為政尚嚴平日在蜀令行禁止故於財賦亦不督而辦上曰朕初不知與卿有連見大臣言之望婚嫁未畢亦欲令歸但蜀中不可無之望姑令在彼候事稍定朕當大用之卿發書宜道此意　降授右朝奉大夫徐宗説卒

乙卯帶御器械趙廓幹辦皇城司專切提舉訓練所忠州團練使知順昌軍孟昭率部曲來歸居固始縣詔以昭為光州兵馬鈐轄其徒皆授田居之　是日吳璘

趣姚仲詣軍前其原州敗兵並詣河池夏人百餘騎冦秃頭嶺掠牛馬又以五十騎駐於鎮戎最髙嶺射傷軍民宣撫司令知鎮戎軍奉弼遣官説諭夏國沿邊兵馬司各守舊疆毋得侵犯

丁巳天申節罷上壽先是權禮部侍郎黄中乞依元豐八年例宰臣率百官拜表稱賀上不許　起居舍人充大金國賀登寶位使洪邁等出境金人遣工部侍郎龎顯忠接伴顯忠契丹人其父為常勝軍校毋耶律氏美

梁國王宗弼納之而殺其夫後封王妃　是日海州圍解張浚以去歲淮上奏功例不以實有功者擯不録而庖人廝卒悉沾濫賞使士卒無以勸欲革其獘及是論功乃命統制官下至旗頭押隊公共保明期以三日有冒濫者重罪之於是復州防禦使王友直以功特遷滁州觀察使時朝廷聞敵退有旨犒解圍軍兵而鎮江府前軍之右軍與太平州之武鋒軍以在圍中獨不預總領淮東財賦洪适從權比附且倍其賞适又奏沿邊已

招降人若使之飢寒失所則必怨望如蕭札巴一家踰二十口券錢最多日不過六千餘錢尚不給用則其餘可知乞將有官人與給料歷進勇副尉與依武勇給券四口或五口以上亦與添給口食人謂适知變

戊午欽宗小祥上詣几筵殿行禮百官進名奉慰

己未親衛大夫果州團練使御營宿衛前軍統制張玘贈容州觀察使與恩澤九資即其地立廟以海州戰死也

辛酉入內供奉官鄺詢賜號白雲處士名守寧詢建炎中馳騎至天長軍詗北人因得肺氣病至是自請也

壬戌詔視師江上扈從一行官吏軍兵諸色人等並轉一官資令檢正檢詳審量實有職事之人依此施行不得泛濫先為議者所格上以緩急之際休戚所同復有是旨　徽猷閣直學士知平江府洪遵復為翰林院學士（熊克小歷遵自龍學除蓋誤）　定江軍承宣使改添差江南東路馬步軍副總管張振乞依正官例支破全分請給許之

權户部侍郎吳芾執奏上以振釆石有勞詔特依已得指揮餘毋得援例　右朝請郎荆湖北路轉運判官兼京西招討使司隨軍轉運判官吕擢直秘閣賞勞也

直秘閣韓璡知和州　右朝奉大夫新改知高郵軍楊師中主管台州崇道觀從所請也　權兵部侍郎陳俊卿使淮東還入見上言軍事尚嚴故兵人逃叛在法當誅今乃一切寛縱不加窮治轉相招納使人人臨敵逗撓不進又逭逃而無罪其誰肯為國家出戰者願戒飭

諸將毋得互相招納以墮軍政而長亂階其有保姦納亡重置之罪然後申嚴出軍逃叛之法斷在必行庶幾此風稍革從之

癸亥上謂大臣曰自去年完顏侵擾之後中原士民不忘祖宗之德歸正者不絶朕恐士大夫分南北彼此浸失招徠之意卿等可審處如有官能辦事者與沿邊差遣士人從便入學及令應舉其餘隨宜收恤如此則非惟已來者得安未來者聞之必欣慕而至於是陳康伯

等次第行之　崇信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領殿前

都指揮使職事趙密充萬壽觀使密乞解兵柄故有是

命仍詔請給人從紹興三十年四月七日已降指揮給

事中金安節中書舍人唐文若劉珙等言前此指揮係

密主管步軍司職事日陳乞今既除觀使只合依觀使

體例難以統兵官祿格支破近田師中屢曾陳乞眞俸

臣等並行繳奏訖今來趙密請給望依見任觀使條法

支破所有差撥使臣効用軍兵等乞照田師中所得人

數施行從之　保信軍節度使領閤門事提舉皇城司鄭藻為太尉　舒州團練使潘清卿為容州觀察使用吳國長公主請也　觀文殿大學士判建康府張浚言軍籍日益凋寡補集將士必資西北之人能戰忍苦方為可仗臣體訪得東北今歲蝗蟲大作米價湧貴中原之人極艱於食欲乞朝廷多撥米斛或錢物付臣措置招徠吾人人心既歸北勢自屈詔以米萬石予之浚以為淮楚之人自古可用乘其困擾之後當收以為兵乃

奏曰兩淮之人素稱强力而淮北義兵尤為忠勁困於敵毒亦已甚矣讐敵欲報之心蓋未嘗一日忘也特部分未嚴器械不備雖有赤心不能成事自强敵恣為殘虐十室九空皇皇夾淮各無所歸臣恐一旦姦夫鼓率千百為羣别致生事可慮因其嫉憤無聊之心而招集之欲置御前萬弩營募民壯年十八已上四十五以下堪充弩手之人並不刺臂面以御前効用為名各給文帖書鄉貫居住之處及顏貌年甲姓名令五人結一保

兩保為一甲十甲為一隊遞相保委有功同賞有罪同罰於建康府置營寨安泊詔皆從請浚即下令曰兩淮比年累被荼毒父子兄弟夫婦殺傷虜掠不能相保今議為必守之計復耻雪怨人心所同有願充者宜相率應募至於淮北久被塗炭素懷忠義欲報國恩亦當來歸共建勲業於是兩淮之人欣然願就率皆强勇可用浚親訓撫之又奏差陳敏為統制敏起微賤聲迹未振浚擢於困廢中敏感激盡力圖報未幾成軍按陳敏元係左武大

軍統制不知此時為何官也夫興州刺史侍衛馬軍司破敵方召募之初浮言鼓動欲敗成績數月間來應者不絕衆論始定浚謂敵長於騎我長於步制騎莫如弩衛弩莫如車乃令專制弩治車又謂三國以後自北歸南未有不由清河渦口兩道以舟運糧蓋淮北廣衍糧舟不出於淮則懼清野無所得有坐困之勢於是東屯盱眙楚泗以扼渦潁大兵進臨聲勢連接人心畢歸精兵可集即奏言之又多募福建海船由海窺東萊由清泗窺淮陽有旨下福建選募

浚累奏終非一日事朱熹所作行狀皆於浚未赴召以前書之則必在此月也日歷全不載會要止載賜浚米萬石在此月二十七日癸亥故且並附本日俟考

是日權工部侍郎許尹還入見

甲子內降詔曰朕以不德躬履艱難荷天地祖宗垂裕之休獲安大位三十有六年憂勞萬幾宵旰靡怠屬時多故未能雍容釋負退養壽康今邊鄙粗寧可遂如意

皇子瑗毓德允成神器有託朕心庶幾焉可立為皇太子仍改名昚所司擇日備禮冊命具宮室官屬儀物制

度等疾速討論典故以聞　慶遠軍節度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成閔為太尉主管殿前司公事　寧國軍節度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淮南西路制置使京畿河北西路淮北壽亳州招討使李顯忠為太尉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　入內內侍省押班李綽主管往來國信所

是月四川宣撫使吳璘攻熙州拔之熙州之破不見本月日蜀口用兵錄

亦全不載按王之望文集此月二十九日與吳璘書已栟姚師之敗熙河之捷故且附月末更須考獲其都總管劉嗣初三大將之出也興州路得秦隴環原熙河蘭會洮州積石鎮戎德順軍凡十二郡金州路得商虢陜華州凡四郡獨此以重兵扼鳳翔故散關之兵未得進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九十九

#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九十九金人地名考證

典格 原書作杏果誤改見卷一百九十八

鄂哈 原書作窩斡誤改見卷一百九十二

赫舍哩 原書作紇石烈誤改見卷一百六十四

喀齊喀 原書作合喜誤改見卷一百三十八

貝勒 原書作孛堇誤改見卷一

札巴 原書作鶻巴誤改見卷一百九十四